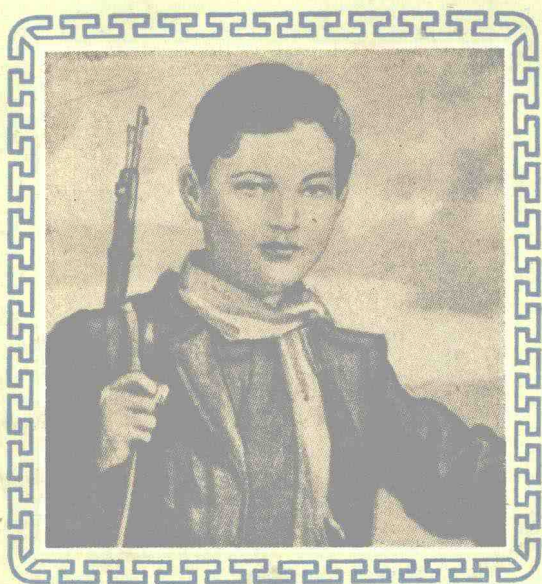


革命英雄故事



蘇聯英雄 卓 婭

留·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著 俞荻譯

大東書局出版

革命英雄故事

蘇聯英雄

卓 婭

留·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著
俞 荻 譯

大東書局出版

革命英雄故事

書號 1003 (3001—13000)

卓 姬

翻譯者 俞

荻

原書名 301

原作者 J. KOCMOJEMJIHCKAJ

原出版者 蘇俄教育部國家兒童書籍出版局
原書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版

出版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者 童聯書店

印刷者 導文印刷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再版

定價人民幣三二〇〇元

前言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一部真實的故事。英雄們的母親留·柯斯莫捷綿斯卡婭，爲了使人們牢記在上次戰爭中所遭受的災難，加強保衛世界和平的決心起見，她曾克服了極大的悲痛，寫下了她自己的孩子卓婭和舒拉在蘇聯衛國戰爭中英勇犧牲了的故事。這部傳記式的小說是一九五〇年在莫斯科出版的。

爲了使蘇聯少年兒童們能閱讀這部生動的、很有意義的文學名著起見，蘇聯作家維格賓洛娃摘取了原著中最精彩的部分，編成了這本「卓婭」。

我就根據蘇聯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卓婭」譯了出來。爲了使中國一般的讀者們容易看懂，有些文句，曾盡量簡化和口語化，有些人名和地名又加上註釋，這是應該說明的。

譯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卓 姪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卓姬和舒拉合影

NGA JETA E FRONTIT
P. LIDOV



BOTIME TË GAZETËS "BASHKIMI",
SHËTYPËSHKRONJA "BASHKIMI", - TIRANË, 1945

關於卓婭一書阿爾巴尼亞本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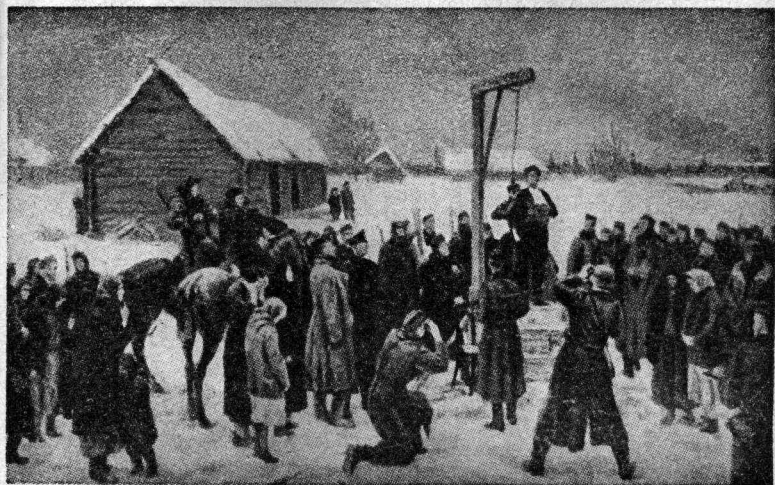
娘丹

著夫多里

關於卓姬一書中文本的封面



“卓婭”的塑像（馬尼傑爾作）



卓 姪 在 就 義 前 講 話

在學校裏.....	一
「這是不說也會明白的」.....	六
在老彼得洛夫街上的一家.....	一〇
阿爾喀基·彼得羅維奇（蓋達爾）.....	一三
同班的同學.....	一七
跳舞會.....	二一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五
出發.....	二八
「我向你們呼籲，我的朋友們！」.....	三一
舒拉回來了.....	三四
「你用什麼幫助了前線？」.....	三六
告別.....	三八
丹孃.....	四六
殉國的經過.....	五〇
用卓婭的名字命名學校.....	五六

在學校裏

雖然有好些功課卓姬學起來很費力，但她卻學習得很好。有時候，她專心做着數學和物理學題，一直到深夜，但是無論如何，她總不要她的弟弟舒拉幫助她。

有好多次是這樣的：在晚上，舒拉早已把功課預備好了，可是卓姬還伏在桌子上。

「你在做什麼？」

「代數，這個習題我做不好。」

「我來做給你看。」

「不要，讓我自己想吧！」

半點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

「我去睡覺了！」舒拉氣忿忿地說：「答案在這兒。你瞧，我就放在這兒。」

卓姬連頭也不轉一轉。舒拉氣憤地把手一揮，就睡去了。卓姬還坐了很多時候。如果她十分困倦，就用冷水洗一洗臉，洗完了，又坐在桌子邊。習題的答案就放在旁邊，一伸手就

可以拿到，可是卓煙望也不望一眼。

第二天，她的數學分數得到了「優」，這件事並不使級裏的任何人驚奇，可是我和舒拉卻知道這個「優」得來真不容易。

「卓煙，你爲什麼這樣悶悶不樂呢？」

「化學分數得到了『優』。」卓煙不樂意地回答。

我的臉上露出了驚訝的樣子，舒拉忍不住哈哈大笑。

卓煙兩手托着下巴，一雙不愉快的、黯淡的眼睛，從舒拉身上移到我的身上來。

「對！」她說，「得到了這個『優』，我一點兒也不高興。我踱來踱去，想了又想，最後，我走到薇拉·亞歷山大羅芙娜（教化學的老師）面前，對她說：『您的這一門功課，我懂得不够，不配得到『優』。』可是她看了看我，就回答說：『你既然這樣說，那就是說你將來是會懂得的。我給你的『優』，就算是預支給你的吧！』」

「她一定以爲你是裝腔作勢的！」舒拉氣忿忿地說。

「不，她沒有這樣想！」卓煙突然挺直了腰，兩頰漲得緋紅。

……就在那天晚上，當卓煙不知爲了什麼出去的時候，舒拉重又談起化學評分那回事

來。

「媽媽！您想想看，有時候卓婭的那種作風，是誰也弄不明白的。就拿這個分數來說吧！在級裏，不論是誰，只要得到了『優』，該是多麼歡喜，再也不會討論這個分數是應得的還是不應得的。但是卓婭，也有點太認真了。或者，你看看：前幾天伯里卡·福明科夫寫了一篇作文——內容很好，很有見識。可是他知道，在他自己的文章裏，向來有很多文法上的錯誤。因此他就在文章的末尾寫着：『我不歡喜不帶文法上錯誤的俄語。』大家都笑了，可是卓婭卻責備了他。她說：這是他的工作，他的事情，在這裏沒有開玩笑的餘地。……還有，也是在昨天——你真想不到，在教室裏會那樣吵鬧！那一課正是默字。一個小姑娘問卓婭說：『流動』這個字怎樣寫。可是卓婭沒有回答她，你看認真的太過分了啊！全班裏的人分成了兩半，險些兒打起架來，有一些人喊卓婭不是好同學，另外一些人喊卓婭是有原則的……」

「你怎麼喊的呢？」

「我那時沒有響……要是我做了她，我絕不會拒絕同學的。」

我們兩人差不多沉默了一分鐘。當然我有話對他說，但是我一定要想出些能够說服他的

話。

「舒拉，你聽着！」我就說：「當卓姬還沒有做好代數題而你的早已做完的時候，她有沒有請求你幫助呢？」

「沒有。」

「你還記得嗎？那次她專心做那個複雜的代數題，一直做到早晨四點鐘，到底由她自己答出來了。」

「我記得。」

「我以為像這樣嚴格，這樣認真對待自己的人，就有權嚴格對待別人。」

「對啊！有些孩子也這樣說，卓姬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心裏想什麼，嘴裏就說什麼。

所以，彼佳就這樣說過：『如果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論什麼時候，她都給我解釋，永遠不會拒絕。可是在試驗的時候，私下幫助是不誠實的。』但是，畢竟……」

「畢竟什麼呢？」

「畢竟這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

「舒拉，你要知道，如果卓姬不肯幫助，不肯解釋——這才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可是

在試驗的時候，拒絕暗中提示，依我看來，這才是對待同學的態度呢！這是正直的，真摯的態度。不是任何人都辦得到的。」

我看出來了，我的話並沒有說服舒拉。他在窗子前站了很久，他翻着書，並沒有讀，我明白了，他正在跟自己繼續爭辯呢！

「這是不說也會明白的」

一九三八年夏天，卓婭開始準備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她找到了團章，一次又一次地閱讀，然後舒拉就考她：是不是完全記住和精通了。

後來，我記得卓婭寫了自傳——全部自傳只有一小頁，因此卓婭很苦惱。

「沒有什麼可寫的，」她反覆着說，「噢，生出來了，噢，入學了，噢，學習……但是做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做！」

秋天，在開始上課的時候，舒拉對我說：

「現在我看出：同學們都尊敬卓婭。有一些準備加入共青團的人，時常到她那裏去，對她說：『你給我們解釋解釋，你講講這是什麼意思。』後來，共青團委員會給她作的鑑定，也跟任何人不一樣。大會的情況很隆重。卓婭出來了，報告了履歷，人們對她提了各種問題，以後就開始討論她的入團的資格。所有的人簡直一致說：『她是誠實的，正直的好同志，交給她做的公共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幫助落後的人……』」